

永念席德進兄

鄭亨茶

當我聽到席德進兄逝世的消息，內心對於這位藝術家終於給胰臟癌奪去了生命，至深悼惜！及後閱報，再看到記載他臨終時，對陪在身邊的好友盧校長聲華說：「我怎麼這樣糊里糊塗就走了，真不甘心……」的話，尤感十分難過！德進兄的畫藝造詣，早已有口皆碑，衆所推重。誠如他的好友安慰他所說：「已經轟轟烈烈了。」然則德進兄何以還要說糊里糊塗就走了，真不甘心呢？他自己雖然沒有把這句話加以詳細解說，但是我們却也不難從各方面來推想，得其一二。可能是因為他還有很多很大的志願，尚未達成，引為遺憾的。

在席德進兄的作品中，他所描畫的許多有關鄉土的風光事物，尤其屬於中國的，都充滿了一片寧靜和諧的味道。即令如我之類，對藝術沒有修養的人，也可以領會得到，那種深厚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氣息，同時也充分瞭解作者對國家民族和鄉土的強烈愛心。如果再讀他在一九七四年所編印畫冊自序，更知道他曾用了十分具體肯定的語句，來表達他對中國傳統藝術的推崇了。他說中國藝術是「萬古常新」的，「充實之謂美」的，「止於至善」的。並謂「中國藝術家講究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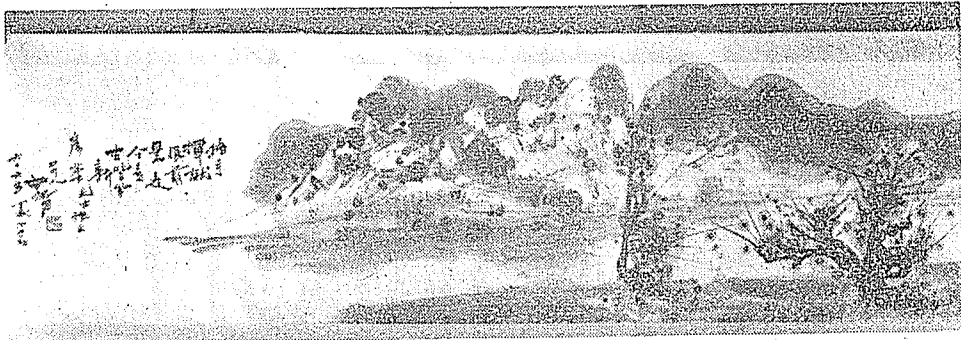
德，涵養學術。」我們試看，他對我國傳統文化之認識，何等深切？據他的同行老友另一位藝術家王藍，稱德進兄是熱情、爽直、堅強、樂觀、充沛的生命力，構成他充分代表臺灣，代表中國的性格畫家，誠非溢美之言，確是如此。

可是，說到德進兄的身世遭逢，却至堪使人同情一歎。他生於國家多難的時代，在讀書時，正值日寇的侵略戰氣不已。剛纔學成，又值共匪叛亂，神州陸沉。他隻身遠離來臺，與遠在四川的父母親人，萬里隔絕。在這種舉目無親的環境和悠長的寂寞歲月之中，不斷努力奮鬥，方熬出了頭，找到了自己正確的路向，也獲得了各方面的重視。但他却絕不自滿自足。據說他常向老友們表示，要以自己現有的根基，再加二十年的功力，當必能有更大的成就和貢獻。足見他的抱負是要在藝術上創造更多的業績，使對我國文化復興的道路上，負起發揚光大的一分重任的。聞他臨終前，又曾說及「非常懷念四川老家的親人。」試想他的內心，多麼渴望早日光復大陸錦繡河山，使得回到老家，重敘天倫之樂的。從上面種種跡象看來，可知德進兄確有很多很大的志願，尚待達成。今竟天不假年，使他齎志以歿，怎能

不令他太不甘心了？

我於藝術是門外漢，他旅法國時，我早已由歐返國了。我和德進兄之認識交處是很偶然的。大約記得在許多年前，有一天，我的學生——香港中外畫報社的社長蘇錫文，和他一起到我家裏訪問，才由錫文介紹認識的。在這次初會時，我覺得他坦誠率直，質樸無華，談得頗為投機。在談話中，他欣然表示：願意為我畫一幅半身像，我自然十分高興，便約定了一個時間，到他的畫室裏去，讓他對面寫。我依約定時間按址前往他的工作室，其設備異常簡單。桌子、椅子，都是從鄉下裏搜購或者是檢回來的舊東西，茶杯也只有兩隻。德進兄這種樸素刻苦的生活情景，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雖則如此，但亦使人覺得甚有古色古香的情味，更足引起無限懷舊的遐思。尤令我對這位藝術家的個性與品德，有了較多的瞭解。畫像工作開始了，他先讓我坐了下來，然後十分認真的精神貫注向我凝視，再拿起畫筆來，描描畫畫，塗塗抹抹，歷兩個小時以上，中間很少停歇，他才擱筆，約我次日再去，還說，總要五六天纔能畢事。就這樣，我每天早上共去了六次，每次約兩小時，共花了他最少十二個

小時，才畫好了。過了一些日子之後，他特來過訪，還拿了一張梅花山水的水彩橫幅送我。這兩件作品現在都在歷史博物館裏展出。還是由德進兄告訴該館何



浩天館長，說他還有送給張岳軍、張大千兩先生和我的畫，請他設法搜羅一併展出。因此何館長特派人來向我

商借參展的。他雖在病重住院，仍然念念不忘這些作品，可見他處事是非常細心周到的。

我們之間，從他替我畫像之後，過從漸多，一次他說，對於所聞關於金門前線國軍拒敵作戰之英勇，以及地方建設風光之優美，很為嚮往，甚想前往一行，請我替他設法。我乃商諸於總政戰部主任王化行兄，結果他成行了，還在金門勾留了約二三週之久，也寫下了金門的許多風光。王昇將軍很想請他畫些關於金門對匪作戰大捷的戰史畫，但德進兄覺得那是一種重大的任務，婉遜不敢輕於下筆。於此又足見他對工作態度之認真，自己無把握的，決不輕諾。像這樣勤慎敬業



上圖：愛國畫家席德進繪贈本文作者的梅花水彩橫幅。
右圖：席德進為本文作者所繪的半身像。

的精神，也是一般人所難及的，戰史的畫，他雖未曾答應去寫，但他却寫了一幅慈湖，表達了他對我們的民族領袖先總統蔣公的崇敬景仰之深情。

這幾

年來，德進兄舉行了多次畫展，我都曾前往參觀道賀。今年六月，臺北有幾家畫廊為他舉行六十歲祝壽畫展，開幕那天，當我到達其中一個會場參觀時，德進兄已經返回其畫室休息去了。次日，我再親赴他寓所向他表示致賀忱，並道昨日遲到的歉意，見他精神十分疲憊，不敢久留多擾，只安慰了他幾句，請他保重，好好靜養，就作別退了。誰知這就是最後訣別的一次見面呢！德進兄在外表上似乎是很冷漠的，對人真有「話不投機半句多」之概。實則他內心的感情非常豐富熾熱，而平常不易被人感受得到，故除了常常和他接近的好友之外，一般不免以「怪人」目之。直至他因知道自己患了癌症，到病重時，自知將不久於人世了，然後他一向蘊蓄在內心的情感，才漸漸吐露出來，仍然是很含蓄的，所以我們祇可以推想得到而已。

其實，如果是真正對德進兄了解的，也不待聽他的言說，只要看他的行動事實表現，便可明白一切。比方說，他的所有作品，無一不表現出其愛國家，愛鄉土，愛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情。這都與我們當前反共復國、復興中華文化的國策是完全符合一致的。但是德進兄很少在口頭或文字上標榜這些。蓋因他深深體會到，我國先哲「身教重於言教」之旨，所以要用高度的藝術手法，去實現「潛移默化」的效能，其志可謂深遠之極。惜夫，昊天不仁，竟奪去了這位藝術家的生命，令他未克竟其偉志，真不禁慨歎我們國家社會的重大損失！就個人來說，我對這位難得朋友之喪，也感到無比的悼念！